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五二二回 開金鎖巧樣精工 擊鐵箱樓圖畢露

卻說施公看了那金鎖，仍是不知開處。計全說：「這鑰匙必在銅殼裡面了。」隨將那銅片取在手中，將邊框上的凸邊折入銅軋夾縫裡面，卻巧不多不少，一氣將三塊銅片撥完，上面只看見不動。計全甚是疑惑，暗道：「這金鎖雖是貴重，三面開來，這一面無開他不下的道理，究竟是何機巧？想他不通。」順手將銅片一推，誰知這三塊並在一處，知是三層槽縫，再向殼子面上望去，也是一連三四個縫。計全不禁喜道：「這鑰匙必在上面了。」登時將銅片並做一塊，對定原縫投了進去，早已響亮一聲，應手而下，一柄金鑰匙約半寸多長，端端正正擺在金鎖上面，頂頭一個金圈，將他套住。施公見了喜道：「無怪這齊星樓如此險要，但看這金鎖，便知其他了。」計全隨即取下鑰匙，將鎖開了，復行把外面鎖殼仍然套好，放在頭抽屜裡面，然後將拜匣開下，遞與施公。施公取在手內，裡面有一個黃綢包裹，緊緊結扣打在上面。當時將包裹提出，放在桌上，將結打開。只看見一方錦裱的冊頁，疊成四疊，裝在裡面。

施公命計全將拜匣取過，搬著一張金漆方桌，將樓圖輕輕的打開。四人看了，但見五色增光，填寫明白，卻是三層角樓。

第一層一帶欄杆，圍於四面，周圍共有四門，分著東西南北：東邊方位寫著「甲門」，甲門裡面三個台階，上寫著「天地人」三個字；台階一帶旁畫著半截短牆，牆上布列著鐵網，鐵網的總線穿在牆內，裡面一根鐵桿，將總頭扣在桿上；下面一條礮石的路徑，注明一丈五尺；頂面一道圍門，圍門裡面畫了許多榆柳杏棗樹木；上面鋪著一層鐵板，便是第一層樓面。左邊望去，便是南邊方位，上寫著內門裡面一個極大的圈子，上寫「圓坑」二字，坑外一個小門，周圍堆著許多煤鐵；當中一個六角方亭，中間站立一人，手執一柄火叉；亭內許多箭頭，堆在一處；穿過亭子，三間房屋，簷前一個生鐵照壁；過了照壁，一條石路前去，也到了樓面。向西看去，便是庚門，門內畫著許多金甲神人，手執利器，圍繞在一所四角廳上；廳前排列著四面大架，架上寫的是「春夏秋冬」四字；過去有條生鐵繩索，上係著個銅鈴，卻又穿到後面木柱上，柱子豎立當中，周圍一帶帶有雜木欄杆，防護在四面；過去仍然是一條石路，直至樓底。

北方寫著「王門」，裡面盡是一派黑氣，凸凸凹凹許多土堆，橫排在裡面，再向前看，辨不出裡面什麼物件。眾人看了一會，但知他接著四面方位，不知那生死門戶於何處分別？第二層樓梯，便在第一層樓梯上面，順著東邊上樓。四面八方，盡是矮屋，每間屋內或寫著龍蛇雞狗，或畫著走獸飛禽，種種不提，筆難盡述。但見那房屋盡是比鄰，彼此可通，亦彼此阻隔，要想知何處進出，實是尋找不著。頂上便是第三層樓面，四下八個門戶，上寫著「休生傷杜景死驚開」，每面各有鐵門；裡面一帶設著許多鐵櫃，頂上鐵梁鐵瓦，當中樑上係著一個鐵箱子。

眾人看畢，只不知從何處破起。計全道：「這圖既已得來，少不得有破山之日，咱們且等天霸痊癒，飛雲子到來，自有個主見。」當時仍將樓圖疊起，議論了一會，方始酒散。

且說孫勇敗回山上；見了王朗，說道：「施不全名不虛傳，手下能人□分厲害。今日咱戰關太，幾乎送了性命；設若眾人皆如此手段，雖有這座高樓，未必全行得勝。雲三哥既在山頭，何故不謀一策呢？」飛雲子聽了，心下暗道：「汝這狗頭自恃凶勇，此時也殺敗回來，不趁此時下山，尚待何日？」隨言道：「孫大哥，你也太無禮，這高樓是俺所造，幾次要取樓圖，寨主皆猶豫不決。連日聞施不全親身到此，某欲自己下山，看他動靜，又為汝等阻撓。此次汝大敗回來，不說汝本領平常，反說俺不謀一策，究何道理？非是俺自滿誇口，這山寨裡面，除得俺飛雲子造下此樓，將黃天霸連敗數次誰人能在俺之上？」

不說俺盡心竭力，武藝出眾，反說俺有了外心了。這樣寨主，這樣幫手，倒怪俺飛雲子識他不確，為這班無能無謀無見識的種子，幹下這通天的大事，此非俺不識人之過麼？汝說我不謀一策，你的妙計何在？莫說汝這班匹夫不能獻一謀，便是這糊塗寨主，也是聽人讒言，不分好歹。今日俺先說明，非是俺有始無終，半途而去；如此不分賢愚，明日俺可回潼關了。」這番話說得孫勇與王朗啞口無言、羞慚無地，半晌不能言語。郭天保見他如此決裂，趕忙說道：「雲三哥，咱們乃至好的朋友，孫大哥有口無心，何能這樣計較？你若負氣而去，豈不為綠林恥笑麼？」飛雲子也不開口，當即一人回到房內。郭天保又勸王朗前去賠禮。

到了晚間，正置酒款待，只見嘍兵前來說道：「雲寨主方才下山，有個字帖，命咱們送與寨主，且請寨主電閱。」王朗接在手中，打開一看，乃是：「愧不知人，妄為汝用；留下高樓，聽汝更動；自去潼關，消息早送。」看畢，王朗驚道：「雲三哥半途棄我，我便如何是好？你看他末了一句，想必是去投施不全了。此樓乃他所造，豈有不能攻破之理？此去敵營，如何是好？」孫勇道：「不必多慮，他樓圖未能取去，即便投順敵人，也奈何咱們不得。此時惟有分派各人，緊守山寨，專等他前來破寨。此次交戰，所謂騎虎之勢，兩不相下，非咱們獲勝，便是咱們大敗，成敗在此一舉，請寨主定奪了。」王朗此時也就無法，全憑眾人你言我語，各守門戶，以便廝殺。

且說飛雲子回到自己房中，將雙刀插在身邊，打了小小的包裹，一路而來。先到殷龍店中，卻巧普潤與殷龍由城內到此，見飛雲子到來，心下大喜。忙道：「汝何就此便來，莫非山上有什麼消息麼？大人方才將樓圖看了一遍，聽說不知這底細，專等你進城擇日行事，我與你就此前去罷！」殷龍見是飛雲子到此，即向前見禮道：「咱殷某無才無德，致令小婿身受重傷，不能設法解救，非英雄慷慨，大力提攜，焉能出得山寨！如此厚誼，銘感不忘。」說著，便又奉了一揖。天霸當時也起身相謝。飛雲子謙遜一番，然後與普潤別了眾人，進城而去。到了府衙，普潤命他在外守候，自己先到裡面，與王殿臣等人說明，進來通報。施公聽說飛雲子到了，連忙與計全、張七迎了出來，說聲：「有請。」王殿臣傳了鈞命，早有普潤領著飛雲子到了裡面。只見施公在前說道：「施某久仰大名，如雷貫耳，自萬壯士登門奉請，每飯不忘，何幸惠然肯臨，在此相遇，實為萬幸！」

飛雲子也就答道：「雲某不知世事，誤入迷途，身負大罪，多蒙大人不咎既往，今日到此，尚乞恕罪！」當時施公便將飛雲子讓入裡面，與張七、計全行禮坐下，通了姓名。施公隨命人擺酒接風，飲了數巡，便說起王朗之事。飛雲子道：「此人無智無謀，不難剿滅。推原禍根，皆雲某之罪，若非誤聽人言，造下齊星樓，盜取御杯，這強盜也不敢如此大膽。現在山上惟有孫勇潑亂反叛，能將此人拿獲，梟首示眾，則王朗不足破矣！」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